

告别16年的军旅生涯,摘去军衔和帽徽,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四级军士长王子冰踏上归程。回望军旅,依稀如昨——

风雪中,再唱一首边关兵歌

■侯丑霜 徐明远

祖国西北之北,雄鸡版图尾端,“金山银水”阿勒泰以悠久的历史、峻美的湖光山色闻名遐迩。与蒙古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千余公里的边防线上,沿着起伏的阿尔泰山和蜿蜒的额尔齐斯河勾绘边界,宛若一道屏障。

又值隆冬,阿尔泰山的风雪如期而至,离退伍的时间还有不到40个小时。

数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,新疆军区总医院内科病房内,四级军士长王子冰躺在病床上,因手术两天粒米未进,虚弱又焦灼。

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,要坐一整夜的火车,回到部队还要再转3个小时的汽车,对于刚刚做完手术的王子冰来说,回去向部队告别显然不是明智之举,但躺在病床上退伍,让他觉得总缺些什么。

办理完出院手续,王子冰就火急火燎地赶到火车站,买了当晚回阿勒泰的火车票。回去!再看一眼老部队,再去听听那首边关兵歌!

谱一曲风雪兵歌,大雪作弦,山风入音

“西北之北大雪纷飞,走不完的巡逻路,看不够的界碑……”又到了退伍季,这几天,“喀喇昆仑卫士”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首原创歌曲《西北之北》,在驻疆官兵的朋友圈里疯狂“刷屏”。歌词朴实无华,旋律先抑后扬,细听之下有孤独韵味,更有豪迈情怀。这首为西北边关创作的歌曲,走心而真诚,受到了戍边官兵的热烈追捧。作为这首歌曲的词作者,王子冰深感荣幸和自豪。

《西北之北》不是他写的第一首歌词,16年军旅生涯,他创作了200多首关于边关的歌曲。

写歌,缘于一次跟随团文艺轻骑队去

边防哨所巡演。那是一个深冬,过两天就是春节,文艺轻骑队来到沙漠腹地的别尔克乌执勤哨所时,却没有感觉到一点儿过年的气氛。原来当天“闹海风”(一种伴有吹雪、雪暴等天气现象的回流性大风,为阿勒泰地区的特有天气现象,编者注)来袭,一段巡逻路被风雪掩埋,所里大部分人都去抢通道路了,只留下两名哨兵。

王子冰和团俱乐部主任、四级军士长孔令龙走上哨位,登高远眺,禁不住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大漠浩瀚,风雪卷沙,边境铁丝网如一条巨龙蜿蜒在风雪之中,直入天际,哨楼顶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,哨位上的哨兵笔直挺拔。

“写首歌吧?”孔令龙的提议,说进了王子冰的心里。

点灯铺纸,静听风雪。一会儿钻进风里找灵感,一会儿守在窗前理思绪,两个人不知哪儿来的精神,熬了个通宵写出了第一首原创的边关军歌《为祖国站岗》。次日演出时,孔令龙抱着吉他自弹自唱,瞬间吸引了官兵的注意力,被要求反复唱了三四遍。

从《为祖国站岗》开始,两人在到一线哨所采访、演出的过程中,先后合作创作《孤单的军礼》《兄弟,我在这里》《西北望》《班长老王》等一系列边防歌曲,还和战友组建起一支“迷彩鞋乐队”,从一个

哨所唱到另一个哨所,为戍边官兵带去欢乐,鼓舞起大家扎根边关、忠诚奉献的激情和豪情。

去年,参加完最后一次长途巡逻时,王子冰知道来年已经再没机会走上这条巡逻路了,那天夜里,他独自完成了《西北之北》的歌词创作,发给孔令龙看后,顿时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,旋律由心底自然而然飞了出来。

2019年春节,饱含对戍边将士赞美和歌颂韵味的歌曲《西北之北》完成创作,在团里春晚舞台上第一次亮相,立即引起了官兵的共鸣。新疆军区领导到阿勒泰军分区边防调研,听完这首歌和歌曲背后的故事时,久久不能平静:“这是对边防官兵忠诚戍边的讴歌,也是他们青春无悔的见证。”

“对于戍边人来说,忠诚就是亘古不变的冰山,无论寒暑,始终挺立在西北之北。”王子冰说,他们的作品或许很稚嫩,但传递的一定是忠诚的力量。

刻一段忠诚记忆,走向界碑,守望边关

“西北之北,大雪纷飞。生命站成了丰碑,这一生不后悔。”谈起创作初衷,王子冰感慨,“西北之北”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,更是一代代戍边人魂牵梦萦的精神高地,是他们为之守望和奋斗的力量源泉。

“时间停止了轮回,寂寞填满心扉。”写下这句歌词时,王子冰脑海里是3号执勤点的战友们。

从军16年,王子冰因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曾到过阿尔泰山深处的每个执勤哨所采访和拍摄。边防线上星罗棋布的哨所,木质或砖混的房屋使他不止一次想象哨所的建哨历史,初代官兵走到这里,望着巍峨

的大山,孤独的界桩,毅然决然地刨开山里的土,把自己“种”下去。官兵随着阿尔泰山的石头、树木一起生长,直到长得如同阿尔泰山一般伟岸。

有人说,阿勒泰的冬天最难熬的不是寒冷,而是寂寞。3号执勤哨所因地理位置偏僻至今不通网络信号,官兵通常都是利用周末时间,骑马三四个小时到一处叫科克崖的山顶打电话,与家人通个话。有次上土周文因执勤耽搁,没及时和家人联系,等到了科克崖打电话时,才得知妻子和女儿遭遇了车祸,请假赶回家后,才知道妻子头上缝了6针,女儿的银手镯也被挤压变形,赶到病

房时,周文心里又是心疼又是愧疚。

“走不完的巡逻路,看不够的界碑。”即将退伍离队,这种感触更加深刻。王子冰讲起第一次前往中哈1号界碑巡逻时的情景。

中哈1号界碑,道阻路远,往返一般4到5天。因为是长途巡逻,对每个人的骑乘本领要求很高。为了能参加巡逻,王子冰找到连队的军马饲养员,借了匹温和点的军马,偷偷地练习骑乘。但毕竟武艺不精,对军马脾性没掌握好,在军马狂奔着进马厩时,坐在马背上的他被马厩门上的横梁挡落在门外。好巧不巧,横梁上有一颗露出半截的铁钉,顺着头皮划下了一道四

五厘米的口子,当场血流不止。那天晚上他悄悄处理了伤口,次日在迷彩帽的遮掩下,如愿加入了巡逻的队伍。

巡逻的路上,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,一会儿飞雪一会儿冰雹,吃在马背上,睡在帐篷里,头上的伤口从起初的刺痛到最后的麻木,他始终没敢摘下帽子,一是怕战友们看到,二来也怕自己不敢面对伤口的恶化。终于到了界碑。王子冰穿着雨衣在界碑前拍了张照片,用红色的排笔在界碑后面一个不起眼的石头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,将石头藏在一个石缝里,心也像这块石头一样,落了地。

“每个哨所都有脉动和呼吸,它和树木一样,退伍的官兵是归根的落叶,每经过一茬官兵,哨所就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长出一圈年轮。”王子冰说,边关在发展,哨所在变化,军旅时光似慢实快,眨眼之间就到了要脱下军装的时候。又是大雪纷飞时,他已脱下军装,即将离开深爱的“西北之北”。

披一身军人荣耀,不忘初心,点亮未来

离队前夜的老兵茶话会上,孔令龙擦拭干净自己的吉他,为眼前即将远行的战友王子冰演唱了一首歌。

“把梦写在纸上,情在指尖流淌。字里行间的渴望,就这样带回家乡。你说想做一个不醒的梦,忘掉天亮。不说再见只道保重,笑得那么牵强……”这是一首王子冰写给自己的歌,此时听来,别有一番味道。

入伍16载,转眼间已将告别军旅,蓦然回首,南疆的沙尘、北疆的风雪、高原的烈日、边关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迹,拼绘成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。

边关,是这个老兵人生中最美的风景。“不忘初心,不畏将来。守过西北之北,便披上一身军人的荣耀,今后无论走到哪里,边关已和我的生命融为一体,卫

国戍边的情怀永远都不会变。”王子冰说,在边防当兵的日子里,只要有时间,他总会骑着骏马,背着钢枪,穿行在边关的风雪里,去仰望巡逻路上的一座座界碑。戍边生活给了他许多感悟,边关的寒苦与寂寞无疑淬炼了一个人的精气神,为祖国戍守边关的那种自豪发自心底,贯穿军旅的始终,抵得过千万诱惑。那一座座界碑,旁人眼里或许不过是一砖一石,但在他的心里,重逾千斤。

然而他军旅生涯唯一的遗憾,也正是一座雪山之巅的界碑。

那座界碑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界,高耸的山峰终年被冰雪覆盖,每年只有7月底、8月初积雪融化的季节,才能够乘马闯关,一探究竟。然而每次积雪融化都伴随

着河水暴涨,巡逻队伍只能半途折返,许多人没见过界碑的模样。今年8月初,王子冰临时接到出差的通知,恰恰这时上级勘察到前往界碑的新线路,组织了人员前往巡逻,这一年中唯一的一次,也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前往这座界碑的机会,就这样擦肩而过。

“遗憾何尝不是一段更深刻的记忆?未来的人生路上,这种因遗憾而产生的羁绊,会让我的戍边情怀变得更加浓厚,边关情结一生都纯洁如新。”王子冰说,当时跟着去巡逻的战友带去了他的一顶迷彩帽,代替他与界碑合了张影,被他珍藏在手机相册里,聊以自慰。

阿勒泰山物产丰富,每座哨所都处在边境前沿,许多盗猎、盗采的人员总会利用

各种手段躲过盘查、遁入深山或越过边境,王子冰听许多老兵讲起过他们与盗匪之间的斗智斗勇,每有狼群报恩、哈熊(狗熊,编者注)袭营、山盗追踪之类的故事总让他听得欲罢不能。于是,除了诗词和歌曲,他还创作完成了一本军旅小说,把自己和战友们的戍边故事写入了其中。

“有情不知所始,时因军装而尽责。此情不知所终,盖因戍守而成痴。”在阿尔泰山深处的那仁草原上,有个小小的哨所,哨所里还有王子冰曾经留下的这句话,而他创作的小说《那仁花开》,正是发生在这里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他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流传下去,让后来的战友续写这些故事时,也传承起这种守防的精神。

只愿情怀不负,所追逐的梦想与那仁草原的花儿一样,年年盛放。